

報告7 山西晋阳城考古☒掘和研究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cn 出版者: 公開日: 2024-06-25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裴, 静蓉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tohoku-gakuin.repo.nii.ac.jp/records/2000285

報告 7 山西晋阳城考古发掘和研究

裴 静蓉（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晋阳，因位于晋水之阳而得名。晋阳之名，最早见于史籍是《春秋》晋定公十三年（前 497 年）“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因此，学界基本形成共识，晋阳始建于公元前 497 年。大家所熟知的太原建城 2500 年也是由此而来。晋阳城经历了创建、发展和繁荣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从春秋晚期创建之初就已具备“南制诸卿，北伐诸戎”的条件和功能。继而经历了东魏霸府、北齐别都的发展和繁荣时期，最终形成了唐北都的鼎盛局面。

晋阳城由赵简子家臣董安于所筑，两次晋阳之战，奠定了三家分晋的格局，也奠定了赵国在战国七雄中的地位。汉初，刘恒被封为代王定都晋阳十七年，之后南下登帝，成就文景之治；东魏时期，高欢在晋阳先建了大丞相府，后来又建了晋阳宫，以晋阳城为政治、军事大本营，遥控首都邺城的朝政，当时称“霸府”；北齐时期，高氏政权把晋阳城作为别都，又在汾河东岸新建太原县城；隋开皇十六年筑仓城，隋大业三年重建晋阳宫城，在晋阳城西北形成一个以晋阳宫城、大明城、仓城形成的品字形宫城区域。唐贞观初年，长史李勣筑东城。武则天长寿元年（692 年）置北都，并州长史崔神庆建了中城，跨水联堞，将东、西两座城池连为一体，至此，在太原盆地北部形成一个内三城（仓城、新城、大明城）、外三城（西城、中城和东城）的大型都市。在西城与东城之间跨汾联堞，建成了北方水上都市。曾想，烟波浩渺的江面上，才子佳人荡舟而过。得以留下了“并州汾上阁，登望似吴阊，贯郭河通路，萦村水逼乡。城槐临枉渚，巷市接飞梁。莫论江湖思，南人正断肠”的缠绵绝唱。当时的晋阳城，在北朝的基础上有所扩建，由跨汾联堞的中城连接西城和东城。三城周长 42 里。时称北京的晋阳，与东京洛阳、西京长安，并称三大都城。可以想见，城市建筑规模宏伟，气势宏大。当时晋阳城的繁华和气度，可以与都城相媲美。到后唐、后晋、后汉先后以晋阳为依托，南下定鼎中原。宋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宋太宗赵光义率兵攻占晋阳城，下令焚毁晋阳城。第二年又引汾河、晋水两个水系，浸灌了晋阳城。至此，一座历经 1500 余年的繁华城市被尘封于地下。

晋阳古城遗址，作为太原市建城 2500 年的实物见证，他承载了一座城市的记忆。晋阳古城遗址是规模与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古城，是山西省首屈一指的大遗址。历史的足迹印证了昨日的繁华，晋阳古城遗址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当时人们生活的地方城池遗址、精神寄托之所分布在西山沿线的石窟寺庙遗址、西山、东山山前坡地当时人们死后灵魂寄托之处墓葬遗址。相伴而生的城池遗址、石窟寺庙遗址、墓葬遗址，三部分保存完好，相互依托，内涵丰富，构成了较为完整、全面、系统的晋阳文化遗存。这是该城址有别于其他城址的一大特点，为同时期城址之典范，在全国为数不多。

遗址重要的学术价值，引起了海内外城址研究方面专家学者的关注，并倍受各级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晋阳古城遗址于 200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 年 9 月，联合国开发署将晋阳古城遗址的保护、开发和研究列为“21 世纪城市规划、管理与发展”援助项目；2006 年 12 月，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将晋阳古城遗址列入“十一五”期间全国百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项目；2010 年 10 月 9 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晋阳古城获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

回顾晋阳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开展的调查研究

20 世纪初，日本学者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对古城遗址进行了调查；20 世纪 50 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对晋阳古城遗址进行过为期一周的勘察；20 世纪 60 年代（1961 年 6 月）考古学前辈谢元璐、张颌先生为配合晋国新田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晋阳古城遗址作过初步的勘察，并发表《晋阳古城勘查记》；1999 年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再次考察晋阳古城遗址；1983 年，配合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文物工作者在此地逐村进行了大面积调查。

历经半个世纪，虽然考古勘察与研究进展规模不大，次数不多，但考古前辈们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取得的科研成果，为以后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成立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阳古城研究所）以来围绕编制

《晋阳古城遗址保护规划》开展的考古勘查与发掘

随着国家对文物事业的重视，1998 年，太原市政府成立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 1999 年成立晋阳古城研究所（两所实为一套人员两个牌子），专职负责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从此开始了由专门机构、专人负责、并拨专款进行晋阳古城遗址的考古研究及保护工作。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后（以下简称市考古所），首先承担起了晋阳古城遗址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任务，2001 年国保申报成功；晋阳古城遗址，于 2006 年被列入全国百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项目，考古工作重点紧紧围绕编制《晋阳古城遗址保护规划》而开展；随之，2010 年，被公布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几年来，市考古所的考古工作紧紧围绕编制晋阳古城遗址保护规划而展开，有计划地开展了古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及大量基础性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究明了城址四至，对城市格局的调查也有了大的突破。最为重要的是，市考古所在晋阳古城遗址的考古及研究方面，不仅仅局限于 20 平方公里的城池遗址，而是把与城池遗址、石窟寺观遗址和墓葬遗址看作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大遗址考古与保护理念指导下，石窟寺观区龙山童子寺北齐至唐代佛阁建筑基址、太山龙泉寺唐代塔基遗址，墓葬区王家峰北齐徐

显秀墓、王郭村隋代虞弘墓、晋源唐代壁画墓等重要考古发现，与晋阳城的历史相始终，更加印证了这座城市昔日的辉煌。

1、城池遗址考古发现：

探明了晋阳古城西城的城圈四至范围：据文献可知，唐代晋阳城由东、中、西三城组成，中城跨汾河而建、东城位于汾河以东，中城、东城常年受河水漫漶，加之地势低洼，考古工作难度极大。因此，考古调查勘探主要针对西城而展开。几年来，结合文献记载，探明了唐五代时期晋阳古城西城城垣四至范围，城圈基本呈矩形，东西长 4750 米，南北宽 3750 米，面积 20 余平方公里，方向 18°。

发现了晋阳城创建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遗迹：通过对残存西城墙的解剖和城内地层的发掘，发现了晋阳城肇建之初，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墙遗迹和生活遗迹。发现了城墙两次大的营建和修补痕迹。与文献记载中晋阳城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东魏北齐及唐五代时期相吻合。

发掘出土了晋阳城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遗迹：在已圈定城圈范围基础上，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佛寺等重要遗迹，并初步建立了地层序列。

在考古发掘的同时，保护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配合太原市人大完成了《太原市晋阳古城遗址保护管理条例》的立法工作，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公布实施。市考古所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合作编制《晋阳古城遗址保护规划纲要》。通过向相关部门广泛征求意见，在多次修改和完善的基础上，2011 年 3 月 28 日，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

2、西山石窟寺观遗址考古发现

西山石窟寺观遗址是晋阳古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晋阳古城遗址考古工作的深入，分布于古城遗址周边的石窟寺观遗址的考古与保护工作也相继展开。

2002 -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龙山童子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北朝及唐代的重要遗物，有建筑构件和石刻造像等。经过几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对寺院区和大佛阁的建筑布局有了清晰的认识和了解。童子寺作为集摩崖大佛、石窟和地面建筑于一体的山地佛寺类型，为研究山地佛寺形制提供了最好的范例。

2008 年 5 月，太原市所对太山文管所在修建消防蓄水池时发现的塔基遗址进行了发掘。通过调查发掘，确认塔基地宫遗址为唐代。并于地宫内发掘出土了石函、木椁、铜椁、银椁、金棺五重棺椁，出土遗物内容之丰富、等级之高、工艺之精轰动学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4 年 3 月，天龙山文管所西下院工地退水渠开挖过程中，施工人员意外挖掘出若干石雕头像及身像。经考古发掘，出土石刻头像 16 件、石刻像身约 20 件（大多残损严重），铁佛头 24 件。经专家初步认定，当属唐五代时期。这批佛教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特别是，还出土了 5 件具有典型西域特征的石刻头像，

无论是石刻工艺还是造型风格非中国本土特征，为研究这一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实物标本。

2015年-201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蒙山大佛佛阁遗址进行了发掘。完全揭露了其全貌，对于了解佛阁建筑和大佛龕的形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重要的出土遗物“乾宁丙辰（896年）造阁，晋王（李克用）修此功德”刻铭筒瓦，明确了佛阁重修的年代；另一约为五代复刻的《唐朝重修大像阁价钱碑》残碑，记载了唐代修阁使用的各种材料及价格，十分罕见，是研究唐末经济史的重要资料。该遗址的发掘成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3、东西山墓葬遗址的考古发现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由太原市所发掘清理墓葬近800余座，涵盖不同时期。出土了大量的皇亲贵戚、达官显贵和寻常百姓等不同等级的墓葬。

2015—2019年，市考古所对东山西汉诸侯王墓及其墓园建筑进行了调查发掘，发现围墙遗迹和建筑遗址，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厘清了墓园整体格局和营建情况，为研究汉代王侯级陵园规制过渡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2017年，恒大悦龙台M6的发掘中，首次将大型墓室完整搬迁至室内进行精细化考古，出土各类漆木器、金属器、陶器、玉石器66件（组），木质简牍为山西首次发现；2000—2002年发掘的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是太原地区继娄睿墓之后的又一北朝重大考古发现。以保存完整的大面积精美壁画，再度引起轰动，并入选“2002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1999年发掘的王郭村虞弘墓，出土一座极为精美的汉白玉浮雕石椁。充满异域风情的生动浮雕，展示了北齐以来晋阳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中心地位和高层次的文化艺术氛围。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8年万柏林小学出土的郭行墓，为唐代砖室壁画墓，墓壁以屏风画的形式绘制，内容以树下人物为代表。太原地区出土唐代壁画墓中均绘制有树下人物图，是太原地区唐代壁画墓的一大特色。具有较为典型的地域特色，此形式的墓葬太原出土数量居全国之首。

三、成立晋阳古城考古工作队后为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进行的调查

与发掘

2010年10月9日，晋阳古城成为我省唯一一处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的大遗址；2011年7月28日，晋阳古城考古工作队正式成立，晋阳古城的工作紧紧围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展开。为加快晋阳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晋阳古城考古队紧紧围绕重点解决城市整体格局、架构为主要突破口选取了晋源苗圃、古城营村等晋阳古城遗址的核心区进行大面积探沟和开方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重要线索：

1、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

2014 年发掘的一号建筑基址，紧邻晋阳古城的西城墙，出土器物中包含经幢构件等与佛教相关的遗物，初步分析为一座唐末五代时期营建、规模较小的寺庙。发掘过程中发现的砖、瓦、瓦当等建筑构件以及大量的日用瓷器和陶器残片，为遗址的分期提供了基础资料，丰富了晋阳古城遗址的文化内涵。

2、“小殿台”建筑基址的发掘

2013-2014 年，位于古城营村的“小殿台”遗址，发掘揭露了排列整齐的柱础石和由大量废弃碎砖、瓦等建筑构件及动物骨骼铺设的建筑基础，面积 2000 平方米。种种迹象表明，此处为大型建筑基址的一部分。小殿台建筑遗迹的发现为寻找大型建筑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战国早期墓葬的发现将小殿台所在区域与不同时期的城市布局联系起来，对研究晋阳古城战国时期城市规模及范围的判定提供了重要线索。

3、罗城“东马地”城墙遗迹的勘探发掘

为了解晋阳古城“北城墙”和“故唐城”的存在与否？2013 年，在罗城村东新发现东西向夯土遗迹 1170 余米。为搞清夯土的性质及年代，在此区域开展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及夯土的解剖。经发掘，本次调查钻探发现的夯土，时代不早于汉晋时期，基本可以排除此区域内存在文献中记载的“故唐城”的可能。

4、二号建筑基址

二号建筑基址，位于晋阳城址西北部，南距明太原县北城墙 350 米，西距西城墙 960-1100 米之间。考古发掘工作从 2013 年开始至 2018 年结束，历时六年，完成了对该基址的全面揭露。二号建筑基址南北长 84、东西宽 39.7 米，其中轴线方向同晋阳古城西城墙方向大体一致。整个建筑布局规整，周围廊庑环绕，内部各主要殿址间以露道连接，设计紧凑，修建考究。主要包括四处殿址、五处廊庑、三处庭院和一处门址等。出土有板瓦、筒瓦、瓦当、砖、脊兽、石质建筑构件和残碑、经幢、瓷碗等。结合出土遗物，可知该建筑的建造年代不早于晚唐，不晚于宋初。二号建筑基址群体量之大、出土遗物之丰富、建筑结构布局之清晰，是晋阳古城历年来的首次发现，是目前国内发掘出土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五代建筑基址，对研究唐五代建筑布局和技术工艺有重要价值。

5、三号建筑基址

晋源苗圃发掘区东组建筑基址即为三号建筑基址，2015~2017 年发掘，发掘面积 3000 平方米，发现从魏晋十六国至晚唐五代时期的多组建筑基址。整个东组建筑基址分三期。最早期建筑遗迹时代为汉代，主要有一些房址和水井。出土四神砖、方格菱形方砖、云纹瓦当、绳纹面布纹里板瓦和筒瓦、绳纹陶罐以及大型石质建筑构件等。第二期建筑遗迹叠压在早期建筑遗迹之上，时代为魏晋十六国，发现有大型窖穴及房址等遗迹。出土器物有绳纹板瓦、绳纹筒瓦、云纹瓦当、“富贵”文字纹瓦当、蓝纹板瓦、“六年”文字板瓦和一些陶器等。第三期建筑始建于东魏，经北齐、隋，最后废弃于唐。建筑基址的夯土范围遍布整个发掘区，采用一种大面积“满堂红”地基处理方式，夯筑方法为平夯，与“营造法式”灰土和碎砖瓦交替夯筑方法一

致。地基处理完成后，在承重墙的地方，用条形夯加固。立柱的地方再置礫墩和柱础石。柱础石表面素平，也有较少的覆盆状。该建筑基址应是一个由四周房屋围合而成的院落，院中排水渠曲折回绕，水井修筑考究，础石整齐划一。出土有青棍板瓦、青棍筒瓦、青棍方砖、“兴和”与“天保”铭记的空心砖、脊头瓦、莲花纹瓦当、汉白玉“神王”造像、青瓷碗、红陶碗、灰陶罐以及“五铢”钱等。

三号建筑基址两组建筑基址的发掘，揭示了不同时代同一区域的不同类型建筑，对于研究古代建筑的布局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三号建筑基址发掘的魏晋十六国文化层及出土遗物，应成为山西地区最明确的魏晋十六国考古研究的标尺。

6、四号建筑基址

四号建筑基址位于晋源苗圃内，西距晋阳古城西城墙 749 米，2017—2020 年开展考古发掘，由内城城墙及蓄水设施组成。城墙始建不晚于北朝，在北朝和唐代一直沿用，均未进行过大规模的重修，于宋废弃。为南北向，接近 20°，墙体宽 12-16 米，残高 0.5-2 米。夯层清晰，厚 0.08-0.1 米，无明显夯窝。蓄水设施应与内城城墙同时始建，用于排放城内城外的生产生活用水，护城河始建和废弃应与城墙的始建废弃年代相当。发掘出的水池晚于城墙遗址和蓄水设施，应为城墙废弃后形成的宋代蓄排水设施，和打破整个城墙东西向的砖砌“水道”“水关”相关联。房址与 G10 是晚于蓄水设施的一处观景遗址。该发掘区位于晋阳古城核心区，是目前晋阳古城发掘最完整，规模最大且时代明确的蓄水设施遗址。在晋阳古城遗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研究晋阳古城城市布局不可缺少的资料。

7、瓷窑遗址

2021 年进行发掘，西距二号建筑基址 60 米，清理出 3 座瓷窑均为马蹄形馒头窑，由火膛、窑室和烟道组成。共出土近万件瓷片，主要分为青瓷和白瓷两类，可辨器形主要为罐、瓮、碗、盆、钵、瓶、灯台等。窑具主要为支具和垫具。支具有窑柱、匣钵和圆头条状支具；垫具有垫圈、垫环、垫条、垫块和三叉支钉。该瓷窑遗址时代大致是隋至唐代早期，使用时间不长，烧制器物种类少，但技术水平较高。该瓷窑遗址位于当时的晋阳宫宫城内，具有特殊意义。该瓷窑遗址是山西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在中国古陶瓷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几年来的考古工作，我们对晋阳古城城市布局和结构有了初步的认识，已经基本掌握其空间范围和历史脉络。搞清楚了晋阳古城城内文化层的埋藏规律和遗存保存情况；初步勾勒出城内重要的遗存埋藏区；搞清楚现存西城墙的不同时代的营建过程；发现了一段外城墙；发现了较大规模的建筑群、手工业作坊、瓷窑遗址等，填补了过去关于晋阳城研究的空白。

晋阳古城近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可谓星罗棋布，但对于 20 平方公里的古城遗址，仅是冰山一角。晋阳古城遗址相对于其他古城遗址而言，位于山前冲积扇的地理位置和火烧水灌的毁灭形式，造成了遍布遗址的冲

刷层，致使传统的洛阳铲勘探根本无法奏效，加之历史文献的稀缺，更没有一张我们期许的描绘清晰的舆图，1500 年的代代兴废毁建叠压，对于寻找古城遗址的平面格局及城市的功能区划带来了困扰。所幸，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城郊之间，被大面积的农田、大棚和部分的民宅所叠压，没有被钢筋水泥的丛林所覆盖。沿着目前已经清晰揭露的遍布整个遗址的城墙、坊墙、大型建筑基址、水系等重要遗迹，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厘清城门、道路、坊巷等城市肌理，进而古城的整体格局、面目、规模及形态会渐次清晰。